

■(法国)埃马纽埃尔·罗布莱斯 著
郭安定 译

1565.45/38

春归意大利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归意大利 / [法] 罗布莱斯著; 郭安定译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0.1 ISBN 7-5059-3583-6

I. 春… II. ①罗… ②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6899 号

© EDITIONS DU SEUIL, 1970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备字 01 — 1999 — 3780

书 名	春归意大利
作 者	[法] 罗布莱斯著 郭安定译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邓 壮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三河市财兴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164 千字
印 张	7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— 5000 册
书 号	ISBN 7 — 5059 — 3583 — 6 / I · 2740
定 价	1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冬去春归序

沈大力

一九九五年寒冬，埃·罗布莱斯在巴黎溘世，大众传媒举哀，公认他是一位凛然抨击非正义，始终为人类生存自由和尊严呐喊的热血作家。法国《世界报》尤其强调：“地中海不停地在这位人道主义文豪的心中澎湃，投射明亮的阳光，使之倾听和周游四方。”

翌年初春，故人新坟上野草泛绿之时，一群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作家聚拢来，追怀逝者的文学生涯。一年前曾代表龚古尔文学院在罗布莱斯墓前致悼辞的米歇尔·图尼埃此际又着重指出，罗氏属于他们这一代描述人类境遇的现实主义流派。

人类境遇确是罗布莱斯一生的创作领域。他本人在自传体小说《酷热的岁月》里写道：“我们的社会基于这样一种程序；它蔑视被制服者、弱者和穷人，不给他们以任何真正人道待遇。”于是，他从三十年代步入文坛，写出大量小说和多部剧本，其中《蒙塞拉》一剧发出南美人民渴求民族独立的吼声，震撼全球，为作者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。人说，每年世界上总有几个国家，或一两个城市在公演此剧，可见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。

中国开放后，罗布莱斯成了作品译介最多的当代法国文学家之一。首先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两度公演《蒙塞拉》，引起观众强烈反响。接着，他的长篇小说《酷热的岁月》、《这就叫黎

明》、《城市高地》，中篇小说《四月的人》、《喷泉》、《石竹花》、《虚影与河岸》，剧本《绮窗恋》和部分诗作陆续译出，本人也应邀三度访华，归国出版游记《西藏之路》，被列为一九八六年圣诞节巴黎畅销书。

罗氏笔致与他人异处，在于既洗练高华，又妙曼清新，自然犹如山谷清泉，淌出人间胸奥，故译成汉文时需辉映其语言美，给人流畅之感。他一九八一年发表的小说《威尼斯的冬天》就颇具文字简净的特色，备受文论界赞誉，在巴黎几天一售而空，不久由法国和意大利合拍成电视影片。

因此，在同罗布莱斯谈将《威尼斯的冬天》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时，我推荐了大学同窗郭安定君，提到他刚在法获文学博士学位，比国内一些译者语感强，又有汉语文学功底。罗氏欣然同意，在他访华时同译者见面，落实了此事。这样，郭安定君仔细推敲文字，极认真地将《威尼斯的冬天》译完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让中国观众在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同名影片后，又有小说原著可读。

记得，我当年撰文介绍《威尼斯的冬天》时，想到罗氏的另一部小说，怀着希望写道：“当《威尼斯的冬天》过去，北京的书店定会迎来‘意大利的春天’。”这就是眼下郭安定君又一番辛勤笔耕，奉献给读者的《春归意大利》。

罗布莱斯还有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维苏威火山》，由董纯翻译，加上杨汝生和我本人分别赶译的罗氏另外两部小说《追逐麒麟》和《刀丛血花》，相继出版，作为对亡友辞世五载的祭奠。

罗布莱斯反映的二十世纪，连同它对人格的暴力侵犯，对自然生存环境的野蛮践踏而终结了。饱经冬雪酷烈的人类，渴望在新纪元获得春露的滋润，建立另一种生活程序。对此，西

方的新先锋派预言，全球化将导致一个“后政治社会”，由无疆界的网上民众一统天下，实行超级公民的直接民主，充分满足个人的种种私欲。然而，逐一读完罗氏累年剖析的人类境遇，静心细察其中反映的个体与集体之矛盾，总觉得上述的“新纪元”畅想并非什么真能救赎人世的社会文化蓝图。从一定角度审视，尘寰的一切往往难免《春归意大利》余音缭绕的结尾：冬去成追忆，春来亦惘然。

二〇〇〇年前夜

草于北京蜗居

开端的话^①

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的一天，午后不久，我在罗马花园饭店的酒吧间里喝着味美思，这已经是第四杯或第五杯了；我一边喝酒，一边注视着那位漂亮吧姐的一举一动；这个米兰姑娘裸露的双肩十分引人瞩目。我把臂肘支在吧台上，不时向大厅里那三个中尉军官望上一眼。我从托斯卡前线归来；而他们则是刚从西西里调来，属于歼击机——伞兵第一团，此时正向几位如花似玉的罗马女孩子大献殷勤。在这座为我们征用的豪华大酒店里，唯一被接受的非军人男子，乃独幕歌剧《乡村骑士》的作者、作曲家马斯卡尼。老作曲家由两位珠光宝气的妇人挽扶，正从大楼梯上缓慢地走下来；两位妇人小心翼翼，似乎老先生有个轻微的磕碰就会粉身碎骨。老人呈粘土色的脸上布满皱纹，表情显得费劲吃力。然而，他那一头银发，却显得颇为潇洒。

我是一名颇有名气的战地记者，此时应该给通讯社写稿子了；美国坦克发动了进攻，昨天我就一直追随着这支部队；然而我拖着没有写报导，因为我的朋友彼得·H·福布斯上尉牺

^① “开端的话”，以及全书最后“结尾的话”均为译者所加。在法文原文里，这两部分本来没有标题，只是用斜体字排印，以示区别。

本书中的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。

牲了，弄得我心慌意乱，不愿动手。福布斯二十六岁，长得像个运动员；当时，我们俩挨着，还有几个步兵，坐在一辆坦克车的后部，底下的发动机烫得我们的大腿好生难受。突然飞来一颗子弹，打进他的喉部，他就这样倒下了。不，我不愿意离开酒吧，回到我那荒原般的房间去，尽管酒吧里空气混浊，叫人喘不上气来；还有那人工合成的咖啡代用品，味道实在不敢恭维。吧姐走过来走过去，每次走到我跟前的时候，我都想向她表白表白内心的感情，可是她听不懂法文，无动于衷。

“小乖妞！”我把手伸过去，跟她打招呼。

我没法叫她明白：我喜欢她，喜欢她的双肩与双唇，连同她那被汗水粘在窄窄额头上的刘海。她微笑，躲避我的手势，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：

“哎，不许碰！”

“不碰就不碰，亲爱的。”

她无法明白，要想抹去某些记忆有多么困难；她不知道，福布斯上尉受伤后，殷红的鲜血一股一股地涌出来，他想说话又说不出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此情此景多么令人心魄如焚！究竟想对我说些什么？要知道，在那一分钟里，他的目光已经沉入无底深渊，而我在他身边，也感受到了如临深渊的恐惧。

摆在酒瓶中间的小收音机，轻轻唱出：“幻想，甜蜜的梦幻，你在这里”。电话铃响了起来。男服务员，一个俊俏的年轻人，穿着短短的白上衣，肩章缀有螺旋形流苏，这时朝我转过脸来，说道：

“您的电话。”

“我的？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

我接住递过来的听筒。一抬头，看见对面大镜子里两个士

兵军官嘻嘻笑笑地议论着什么。看来人们在到处找我，电话里说有人在宾馆的办公室里等我，叫我紧急前往。

“找我的谁？”我问了一句。

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，电话那头的回答像一股冰水射入我的耳中，我赶紧放下话筒。在吧台的另一端，那两位军官丝毫没有察觉我的反应，仍在嬉笑哈哈地谈论什么。只有男服务员不解地望着我，惊奇中又感到好笑。

“嘘！”我把食指放到嘴唇上，示意不要声张。

何必白跑一趟呢？要求见我的那个人明明已经不在人世，他死了；电话里的话语，肯定是因为我酒喝多了，产生了幻听，可我还是对服务员说了一句：

“见鬼了！说得明白点就是：我一喝过了头，马上就同另一个世界接上了关系。”

服务员摇了摇头，表示难以置信。我又接着说下去：

“以至于一天晚上，喝了大量的带气泡杜松子酒以后，请听，我便唱起了‘耶洗别^①妈妈出现在我面前！’只见她全身赤裸，手里拿着沙漏，沙漏大得里面用不着放沙子，而最好是装一大堆椰子！”

电话铃又响了起来。我打定主意不摘听筒，而是唱起了格琉克^②的歌剧《地狱中的奥菲欧^③》里的唱段：“幽灵、鬼魂、吓人的阴影”……

① 基督教《圣经·旧约》人物，以色列王亚哈之妻，性情乖张，实行暴政，崇拜偶像，迷信异教，屠杀耶和华的先知。后被耶户王杀死。

② 格琉克（1714—1787），德国作曲家。

③ 奥菲欧，汉语又译作欧路非或俄耳甫斯，希腊神话中人物，是诗歌与音乐的发明者。其妻被毒蛇咬伤致死；为了找回妻子，奥菲欧亲下冥界，感动了冥界女神，允许他带回妻子欧律狄刻。关于奥菲欧之死，传说不一，多说是酒神狄俄倪索斯在秘密仪式中将他杀死。



一辆黑色小型菲亚特轿车在公路上疾驰。阿尔多·曼泰尼亚大夫紧握着方向盘，双眼凝视着前方。突然，他开了口：

“检查站快到了。”

圣罗撒昏昏沉沉坐在车里，身上裹着曼泰尼亚大夫儿子的大衣，衣领竖得直直的，双手瑟瑟缩缩地伸进衣袋里面，整个身子显得耸肩缩颈，很不自在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一块接一块掠过眼帘的里程标石，心里暗自思忖：“少了一块，说不定离不幸的结局就又近了一公里。”要是真的遇上不幸，受害的便不仅是他自己，还有开车送他的曼泰尼亚大夫。毫无疑问，对大夫来说，后果会更加严重；因为，窝藏盟军飞行员是要处以极刑的。听到曼泰尼亚大夫刚才那句话，圣罗撒一下子警觉起来。

时值二月。轿车左右两面，罗马郊外的田野，在清晨灰白暗淡的光线映照下，像一幅画家奇里科^①笔下令人焦虑不安的风景画。那一根根竖着的木杆，那两杆之间横拉开来、一直伸向远方的电线，还有远远近近在冬日浓雾中像褐色斑点隐约可见的农庄，纠缠交错，更加增添了一股肃杀之气。大地湿漉漉的；天空中飞过几只鸟儿，翅膀扇动得相当吃力。开车的医生聚精会神显得年轻了不少；临近危险反而使人一下子把多日积

① 乔吉奥·德·奇里科，意大利画家，1888年生。超现实主义画派倡导者之一。

累起来的劳累、不安与烦恼抛到九霄云外，似乎身上绷紧了的那根弦一下子就把岁月流逝造成的损耗填平补齐。前后左右没有人的踪影，四周是一片沉寂的原野。不要再讲话了，因为哪怕是两个词让人听到，都有可能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一帮凶神恶煞之徒；他们端着武器，不行凶不杀人是不会过瘾的。

圣罗撒那条伤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。绷带里面的伤口，像有成千上万个尖牙细齿的嘴巴在不停地咬啮着。他用手背擦了擦窗玻璃上的水汽；除此之外，便不敢再有任何动作了。“抵抗下去，直到胜利！”一堵墙上用煤焦油写着这句口号，跃入眼帘。在南方的平地上、山谷里，人们正在厮杀；炮弹爆炸处，石头横飞，迸起后又成堆地落下来。这样的场面，离他已经很远了，却又近在眼前。不久前人们就告诉过他，在罗马可以听到安吉奥^①的炮声。“有志者必胜！”右面车窗外掠过又一堆标语牌，标语牌消失之后便是一行无休无止的柏树，尖尖的树梢直指向那面目全非的天空。他盯着医生紧张地把握方向盘的双手，眼前浮现出救护他、收留他、安慰他的农民们。那一幕幕情景，潜入回忆之中，冲淡了他心中的焦虑。那间铺着红色瓷砖的大厨房，一串一串的洋葱头，壁炉台上摆着黄铜器皿，圣像小龕前闪烁的蜡烛；饭桌上，牧羊人家自制的干奶酪，还有带着草套的酒瓶；那些人个子不高，双眼像松鼠一样敏捷、闪亮，一张张脸庞都流露出友爱的关切。顺着思路往下走：那干干净净的床单，那漫漫长夜，房梁不时发出咔咔的响声，座钟打点的声音那么洪亮；靠近窗户有几个人守夜；里暗里，他们的叹息和其它响动，听得格外真切。被救到这个农庄最初的情景历历在目：看到周围的一切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还活在人世，一股喜悦

^① 罗马以南的地名。当时（1944年初），盟军已经占领了意大利南部，战场推进到安吉奥一线。

的暖流随之传遍全身；人家给他喂水，一个女子的微笑，同情的话语：“多可怜！真是罪过！活着多么不易！”……玻璃罐闪闪发光，水池上面自来水龙头在滴滴嗒嗒，都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快慰。

不久之后，伤口感染了，高烧不退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；恐惧之感不时袭上心头，就像只身一人在大森林里，碰上猛兽纵身跃起，向你扑过来，吓得人手足无措。拖着一条伤腿，毫无抵抗能力，逃跑更是不可能的事。是否必须截肢？这一想法萦绕心头，驱之不散。曼泰尼亚说这说那，给他解心宽；可是，既然要把他送到罗马，还不是会找外科医生？想到有可能落下终身残疾，他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。啊，自己会变成那种男人吗：让女人不想要，只能引起她们的怜悯与同情！那天，一位面貌姣好的农妇把他从床上抬起来擦洗换药，那一双坚挺的乳峰碰到他的身体，弄得他一下子冲动起来，差一点把持不住自己；诱惑力太强烈了，真想在那清新的面颊上亲上一口，真想在那散发着草地的芳香与自由生活气息的嫩肉上捏它一把！天哪！他忍住了。那裸露的双肩，那声音，那气味，那呼吸又近又温暖，都使他的体温爬得更高。可是，女人啊！她毫无觉察，仍然聚精会神地干着活计：灵巧地使用剪刀、包扎绷带、轻轻地清洗伤口。他粗猛地压制住自己的柔情与冲动，直到浑身发抖。这么多好心人，不但收留了他，而且把他当成自己人；出于对恩人们的尊重，他忍住了，不敢造次。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，人家日夜值班守候，时刻注视着大路的方向，随时准备一有紧急情况马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——农庄的一个地窖里去。人家表现得那么勇敢；为了他，人家心甘情愿冒那么大风险……想到这里，圣罗撒感到羞愧，为自己那些称不上纯洁的冲动而自责。

思绪又回到了眼前通往罗马的大路上，那座危险的检查站越来越近；可是，村姑的身影仍然没有消失：在农舍里，只要她一出现，他就脸红心跳，全身火烧火燎，似乎天下不管有多少丑恶与荒谬，只要有她在，就能得到安全，就进了万无一失的避难所。她那长长的睫毛、深色的皮肤、腋下黑黑的绒毛、高耸的乳房把上衣撑得圆鼓鼓的，无不令他怦然心动。而村姑一走，他又感到精神恍惚，责怪自己瞻前顾后，胆子太小。此时，检查站就在前面，以前那种情绪的波动已经十分遥远；那简直是天真无邪，根本无伤大雅。前面拐弯处马上会出现的障碍该怎么去克服？他意大利话说得还可以；令人担心的是他那些伪造的身份证件，怎么看也不像是天衣无缝。

终于，左前方烟雨朦胧处，隐隐约约呈现出罗马的身影。那些圆顶穹窿和尖顶钟楼，以及现代建筑淡蓝色的轮廓，还有那几座山岗形成的深色斑点，都像是躲在水族馆硕大的水箱里面，叫人难以辨别清楚它们的姿容。云雾蒸腾处，一颗黄黑色的行星缓缓地漂动着；圣罗撒认出那是梵蒂冈圣伯多禄^①大教堂的圆顶。灰蒙蒙的画面使整座城市显得可望而不可及；使眼前一排房屋后面的田野，在冬季消瘦的身影之上，又蒙上一层悲凉的色彩。整个城市像是座落在一片凝固了的大海之滨，象是一座没有人烟的废都；街道深深地埋藏在黑影里，屋顶上压着团团泡沫，没有一缕炊烟，没有任何物件在活动。时尔一缕光线从两块乌云中间穿过，落到几座建筑的门脸上，反而使它们显得更加凄凉、更加空荡。圣罗撒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观察着眼前的景色。由于高烧不退，他浑身是汗，间歇不久就冷得发抖；每次发作前，面部肌肉都要挛缩一阵子。左腿沉的像用生铁铸

^① 即法文中的皮埃尔，英文中的彼得，意大利文中的皮埃特罗。

成。一只鸟儿腾空而起，他聚精会神地盯着鸟儿飞过树梢。迎面传来长长的喇叭声，听起来十分霸道。过来的是一列运兵车，上面坐着德国伞兵；前面有一辆小汽车开道，里面挤着好几个军官。看到这架式，小菲亚特赶紧靠边停下来。看来，这些德国部队是前往古斯塔夫一线集结，或者是增援安吉奥前线的。

“通常他们是在夜间才行动，”曼泰尼亚总算开了腔，“因为盟军的歼击机常常深入到这一带来。”

一共十六辆卡车。车上坐着的男子一律身着野战服装，头盔四面插着树木枝条；他们的眼珠浅淡，冷冰冰的像是上下眼皮中间镶嵌着两堆冰。这些人可真称得上是小青年，体态如运动员一般，那副模样如同初生牛犊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圣罗撒觉得，这些人中有的向他投来嘲讽的目光，似乎他们猜出对面是一名手下败将。最后两辆卡车的驾驶仓顶上支着机关枪，枪口指向空旷的天穹。车开起来，气流吹得头盔上的枝条摇摆晃动，首尾相接，好像大自然也跟这批人串通一气，叫人感到深不可测。

雨点终于落了下来。小菲亚特又开动起来。穿过一片柏林，前方一块标牌上写着：“罗马 15 公里”。接着，警戒线便出现在眼前；大路中央树立着信号牌，命令过往车辆行人一律停下来。道路被路障堵死，只在一边留了个窄窄的口子，由一名荷枪实弹、胸佩铜甲片的德国宪兵把守。车辆排成长龙，走走停停，排气管放出浓浓的尾气。通道的另一头，在荒野凄凄惨惨的背景之上，显现出另一名宪兵同样粗壮的身影。要是万一出了事，毫无希望逃脱。小菲亚特后面又顶上来一辆车子，把它挤在中间，动弹不得。圣罗撒这时已经顾不上他的伤口；其实，那条伤腿的五个趾尖都冰凉冰凉的，指甲一个个都呈黑紫色。他心里明白，此时此刻，任何一个细节，对方的每一个姿

式，对自己的命运都是非同小可。他聚精会神，敏捷地梳理对方一举一动的含意。哪怕是某个宪兵朝他这边看了一眼，某个司机面露不悦的神色，或者是向旁边的人探过身子，都会使他胆战心惊；他认定司机是向邻座发出警告，告诉同伴及早躲避为妙。

“雅克，你少张嘴，”医生不动声色地吩咐道，“有事我来应付。”

圣罗撒表示接受这个意见。局面真是千钧一发；他呼吸加重了，毛发似乎都竖立起来，像一只落入陷阱的狐狸，失望之中准备孤注一掷。不过，眼下只能静观，决不可造次。他一动也不动，心里提醒自己：一刻也不能合上眼皮。他看着意大利警察一辆车接一辆车地检查，慢条斯理，不慌不忙；整个情景，像是在一汪池水底下进行，如同潜水员在海底下动作缓慢地划行。由于包扎伤口。圣罗撒的左裤脚不得不挽起来。（顺便说一句：这条裤子也是曼泰尼亚大夫拿给他穿的。）此情此景一下子引发了他的怨恨：自己怎么就摔成这个样子呢？可又转念一想，不管受伤不受伤，还得顾眼前之事，万一搞不好，整个行动计划就会前功尽弃。他擦了擦前额和面颊上的汗水。出发前几天，他住在曼泰尼亚大夫家里，偶尔翻到一本书，讲的是慕尼黑“长刀队之夜”和干掉纳粹冲锋队头目的故事。罗姆^①被抓住，关进斯塔代尔海姆监狱。当刽子手闯进他的牢房，罗姆正光着膀子；那是六月份，天气很热。书中描写，这个老于事故的囚徒，一见来者不善，急得浑身上下每个毛孔一下子就冒出汗来。这一细节，以及书中讲罗姆如何胆大妄为，铁石心肠，都给圣

^① 罗姆（1887—1934），德国纳粹党冲锋队首领。纳粹政权建立后，他企图以冲锋队取代陆军，鼓吹“第二次革命”。1934年在希特勒血腥清洗中被枪杀。前文“长刀队之夜”（1934年6月30日）指的就是这次希特勒的血腥清洗。

罗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看来，猛然受惊，神经极度紧张，也会使人从高烧中清醒过来，暂时压制住肉体的痛苦。意大利警察过来了，寒冷中嘴里喷出团团热气。曼泰尼亚大夫一言未发，把两人的证件递上去。圣罗撒看在眼里，非常佩服大夫的沉着冷静；而那个警察，侧面看像只大野猫，眼珠子黄黄的，鼻子又扁又平；那副尊容，就跟他的命运一样，叫人不敢恭维。而此人对医生的证件没有细看，对他圣罗撒那份却一个字都不放过；你看他眯着两只眼，双唇紧紧地咬在一起，边查看边捉摸着什么。

曼泰尼亚开了腔：“他出了事故，左脚压坏了。我送他去综合医院。”

警察似乎没有听进医生的话；显然，他在集中精力思索一件什么事情。圣罗撒心想：不妙，大祸即将临头；警察会吹响哨子报告发现情况；其他警察会飞奔而来，把菲亚特团团围住。僵持了仅仅一分钟时间，圣罗撒就紧张得挺不住了；一股神经冲动驱使他狠狠地把窗玻璃摇落下来；田野的凉意，带着潮湿泥土的气息，混合进一股汽车排出的燃油味道，扑面涌了进来。他的身躯弯成一张弓，像拳击手摆开架式，准备抵挡对手的击打。警察抬起头来；那神情像是经过深入思考终于把事情捉摸透了。他用牙齿咬着下嘴唇，眼睛盯着圣罗撒缠着绷带的左脚。医生这时又开了腔，话音里带着几分套近乎的味道：

“看，成了这样子，得开刀。”

警察不知哼了句什么，便说道：“看看后车箱。”

当时，对黑市走私查得很紧。听了警察的话，医生服服贴贴地走下汽车，打开后车箱。没有查出什么来，警察便不紧不慢地走回前面打开的车门旁边，又打量起圣罗撒，特别是他那条伤腿。警察仍然紧咬着下唇；那劲头儿跟刚下又有所不同，现

在似乎到了决定性的时刻，准备向你狠狠地射出利箭，撕下你的面具来；甚至不动声色，不提高嗓门，就点破你的伪装，揭露你的罪行。圣罗撒就近窥探着那双睫毛丛密的眼睛，刹那间，对手的眼神里，掠过一丝本能的恶意，一种嗅觉万无一失的猎犬所特有的凶狠劲头。他皱起眉头，鼻孔张得大大的，再加上那两撇细细的小胡子，面孔的狠毒又掺杂了几分狡诈。在挡风玻璃外面，人们个个都是像木偶或猎人，有人牵着线，在慢慢活动。除了眼前这个端着枪的警察，没有哪个人有一丝活气，像是有血有肉的真人。此刻，这个家伙似乎引而不发，压住潮弄的冷笑，伺机下手。圣罗撒停住了呼吸，等待这场游戏结局的到来，而看来是凶多吉少。坐在他旁边的曼泰尼亚大夫也变成了木偶，而且折成两截，上身趴在方向盘上，脑袋向外扭，两只手又僵又硬。警察身后的田野上，片片水洼闪闪发亮，映照出冬日空旷的天空，提醒人们那里是通向自由的土地，那里是可以隐蔽的土地，一直伸向远方；只要抬腿迈进里面，就可以逃脱危险。突然，柏树林里传来一声喊叫，穿过马达慢转的嗡嗡声，进入人们耳中：

“往前走！”

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立即启动了。

“过吧。”警察退还证件，不再刁难。

说完，他直起腰来，胸前佩带的徽章闪闪发光；然后，抖了一下肩膀，调整调整枪的背带，接着一抬胳膊指向后面一辆车子。这时，圣罗撒才感到，紧紧地攥着他心脏的那只铁腕，总算松开了劲。菲亚特已经发动起来，在车缝中间左弯右绕，从一个德国宪兵身旁驶过。

“那家伙怎么啦？怀疑到了什么？”圣罗撒这时候才顾得上说话。